

1920

潮安文史

第四辑



潮安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九九年九月

潮安文史

第四辑

潮安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九九年九月

封面题字：林兴胜

封面摄影：林少武

《潮安文史》编委会

主 任：庄贞浩
副 主 任：林少亮 陈传佳
 杨惠敏
委 员：王昌瑜 邱炎忠
 陈照亮 郑少波
顾 问：陈景烽 杨启猷
 郑仁章
责任编辑：沈坚华
校 对：陈 悦

潮 安 文 史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

99粤印准字第0021号

99潮内出准字第070号

出 版：广东省潮安县政协
文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1999年9月

征 稿 启 事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开创起来的，它对于继承祖国的文化遗产，提供地方历史研究资料，教育后代，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扩大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都有着重要作用。

《潮安文史》征集出版工作现已开始，百端待举，谨祈海内外各界人士大力支持，踊跃赐稿，携手合作，把它办得更好。

一、征稿范围

根据上级会议精神，我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工作，除要积极围绕建国前的史料外，还将着力征集建国后各个阶段的史料。即自戊戌变法至当前改革开放近百年来有关我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技、华侨、台、港、澳同胞、民族、宗教、社团、党派、工商、交通、水利等方面的重要事件和重点人物事迹。

本县名胜古迹和各乡镇风物以及上述史料的日记、书信、手稿、字画、均属征集之列。

二、撰稿要求

谨请各界人士在撰写史料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三亲”（亲历、亲闻、亲见）原则，一人一事，完整表述，不拘体裁，不拘长短；坚持求实存真，不溢美，不隐过，使用规范汉字，文字流畅，缮写清晰。来稿请用稿纸，写明作者姓名、地址、邮编、联系电话。来稿本刊有权修改。如曾在其它刊物发表，不同意修改，请附说明。稿件一经采用，即付稿酬。对未采用但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史料稿件，根据质量，酌付资料费。

来稿请寄：潮安县政协文史编委会

邮政编码：515600

潮安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1999年9月

安乐集团公司简介

潮州市安乐集团是由“安乐保健食品实业公司”、“潮州市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乐升食品有限公司”、“南京乐升食品有限公司”、“安乐彩印厂”、“乐升砂轮有限公司”、“新疆乐升食品有限公司（合营）”等八家紧密型企业组成，是集工、贸、技等多种形式为一体的规模化乡镇企业。公司以食品为基础，炒货、凉果、糖果企业支柱产品，以包装印刷品（自用）为配套；以经营凉果原料为辅助；以开发研制高科技含量的保健食品为后劲。公司现有员工



420人，占地面积335500平方米，建筑面积3250平方米。

安乐十多年来，始终坚守“品质第一，用户至上”的经营理念。创制的拳头产品——“安乐瓜籽”、“安乐葵花籽”，被



评为中国食品行业名牌产品，并连年荣获省优、部优称号。“乐升牌”系列树脂砂轮各项技术、质量性能均达到或超过国内外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并出口东南亚等国家。集团公司

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良好的企业信誉。

面向未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安乐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企业自身素质，积极开拓和发展，并加强同国内外工贸、科技各界的联系与合作。

中外合作振能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简介

该公司是目前本地区最大的不锈钢日用及厨餐具制品专业生产厂家之一，现有员工300多人，技术人员占10%以上，厂房面积10000多平方米，各类功能的先进设备数百台，固定资产总值达1000多万元，40多个大系列400多个品种的不锈钢制品远销全国各地及东南亚、欧美等地区。

该公司生产的真空焖烧锅、高级复合底锅、双层保温提锅、豪华型自助餐炉、双层保温保健磁化杯、A、B型鸣音水壶、精密保鲜罐、系列茶叶罐等产品，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以精湛工艺及优雅造型、实用性、综合科技性强赢得国内外商家和广大消费者信赖及赞誉。企业自1987年创建以来，屡获大奖，被广东省技术监督局评为“质量信得过企业”，是农业部颁“全面质量达标单位”，并获“消费者协会推荐产品”称号和“'96华南国际五金博览会金质奖”、“'96粤港名优产品博览会金质奖”等奖徽及“重合同守信用”等荣称。

该公司不断拓展生产规模和提高企业质量管理水平，具较完善的销售和售后服务网络，使其产品深受消费者青睐。

社会在进步，企业在发展，“振能人”发扬不断探索、努力进取的精神，正朝着规模化、集团化、现代化方向迈进。



第四辑

目 录

1999年9月

· 历史纪事 ·

潮州城沦陷忆事	许振声	1
潮安沦陷史话	陈亿琇	15
梅溪乡沦陷记事	庵埠镇梅溪乡志编写组	18

· 史料拾零 ·

话说澳门	郑仁章辑	20
------	------	----

· 烽火岁月 ·

桑浦山抗战史话	陈建民	23
奇袭西寮	廖森发搜集整理	32
我参加接收日本投降的先行工作	杨美泉	35
活捉假“老八”	陈文	42
桑浦山剿匪见闻	廖森发	45

• 目 录 •

• 时代追踪 •

五十年代初期粤东区的政治中心		
——彩塘	陈俊彝	49
潮安县工商界“五反”运动概况	许振声	52
一九六〇年江东复堤大会战	林少亮	55
副县长郑振勤在“文革”中的遭遇	舒 平	64
潮安县文革期间撤消五个医疗单位的经过	辛伦高	69
世田水电厂	卢进基	74
官塘镇精心为侨胞树碑立传	陈英夫	77

• 港澳会馆 •

香港潮安同乡会简介	郑仁章	79
澳门潮州同乡会	郑仁章	82

• 赤子乡谊 •

积善之心如烛		
——记澳门乡亲曾树先生	文顺洲 林少亮	84
澳门潮籍书画家谢舸	庄贞深	87
儒商陈之初传略	陈家鹏	91
热心兴学的廖根泉	廖森发	93

• 人物春秋 •

丘玉麟和潮汕歌谣	杨秀雁	96
教育先驱—王佐时二三事	洪 鸣	103
陈凤兮传略	王永龙	107
薛汕传略	沈坚华辑	116
名医陈映山	陈家鹏	121
潮安县统一战线老朋友洪国华先生	郑启昭	124

• 民俗风情 •

潮州城春月大游神	许振声	127
记潮州西湖游艺会	翁兆荣 许振声	132
潮人崇祀的治潮贤守忠官	陈建民	135

• 文化史话 •

陈葆真和“MK木刻研究会”	陈贤武	141
薛汕、李望如创建的东方文化馆	曾圣任	148
庵埠镇解放初期的文化设施	洪 鸣	152

潮州城沦陷忆事

许振声

1939年6月21日至1945年9月15日，潮州城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笔者怀着母死弟别之痛和国仇家恨，特作忆事之篇。

在此之前，我也曾在有关资料中谈及潮州沦陷之事：如关于“潮州城沦陷时期工商业掠影”和“商旅交通”（其中有部分与翁兆荣同志合写）以及民生境况。但意犹未尽，国仇难消，家恨难平。现将前已述过和尚未着笔部分统统溶于这篇拙文之中。

一、民国28年（1939年）6月21日（农历己卯年端午节），日本侵略者在潮汕燃起战火。是日清晨，潮州城就响起空袭警报，顷刻日机在城区上空盘旋（并在枫溪镇投下炸弹），炸弹声和飞机声时断时续，警报整天没有解除。气氛异常恐怖。

是日傍晚，传来日军已在澄海县外砂登陆、庵埠已被日军占领、潮汕铁路中断等消息。是晚，全城灯火管制，绝大多数工商业户连夜疏散物资，纷纷运往韩江上游和本城周围的农村，一时舟车运价骤涨若干倍，迟雇者只有向隅之叹。

翌日，潮安县城潮州太平路繁华地段的路面正在挖地坑。国民党驻军华振中旅的宣传人员，在城区街道墙上刷日文标语，不言而喻，守土者和司民牧者，就要“转进抗日”去了！市上

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一夕数惊。居民也掀起避难的浪潮，少数留城不走的，多为老弱或赤贫之家，高门大户则留下佣工守门，一些想“乘火打劫”的流氓地痞，也在摩拳擦掌，准备乘机而动。

经过几天的人口、物资大疏散，一座繁华的潮州城，就像死一般的沉寂下来。

民国28年（1939年）6月27日（农历己卯年5月11日），粤东重镇，岭海名邦的潮州城陷落于日军之手。从此，满城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二、日寇占领潮州城后，立即控制潮州城北面山地，用军事封锁，对韩江进行“腰斩”，致使潮州城内外交通断绝，成为一座死城。

死城显然对日本侵略者不利。就在潮州城陷落的数月后，日本侵略者出于政治欺骗和经济掠夺的需要，导演成立伪潮安政权的丑剧。陈献猷粉墨登场，陈献猷出任伪潮安县知事（即县长），成了一名汉奸。城中一些无耻的民族败类、流氓、地痞纷纷蚁附，甘为鹰犬。在日军操纵下的伪潮安县政府，就在潮州城中拼凑而出。

陈献猷是潮安县第四区田心乡人。陈于1927年4月28日，曾任潮安县县长，任期一个月零九天，是民国以来潮安县第32任县长。

田心乡分3个角落（东乡，前乡，后乡），陈献猷是东乡人，陈在东乡建有一座三进大厝，门额上书“百里侯家”自诩其为“一县之尊”。但田心乡人却戏称其为“百里侯家”。家的谐音是加，讽刺陈献猷仅做了一个多月的县长，时间实在太少了，因此要等候增加。

陈献猷入城做“县知事”，是以“被掠”的花样开始。当时，一小队日军在韩江边乘橡皮艇顺流直抵田心乡的后乡，登岸后就直奔“百里侯家”。奇怪的是陈一家人都在家中一起“被掠”。同时，还有陈的近房族人四人随同入城。以后这四人就在本城中横行，“为虎作伥”。

潮州城义华百货公司郑时敏先生兄弟在本城英聚巷的大厦，此时也被陈献猷占住为“公馆”，笔者在沦陷初期数月，住于田心乡后乡，对该乡有一定的了解。

三、潮州城沦陷的翌年，工商业户经过这场动乱迁徙之后，其经营状态，已经相对稳定下来，基本上形成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营业已迁往内地，本城的行、店、坊址，由专人代守。此类大多为批发商行和大作坊。迁往地带多在兴宁、梅县，也有的迁往韶关。

第二种类型：把大部分资金、人力迁往内地，小部份留在本城。他们以内地经营为主，本城虽复业，纯为保持店址和敷衍日伪政权。有的还要从内地拨部分钱以维持在本城的亏损。

第三种类型：一家商号，两地经营，相辅为用，产销内外相济，缺一方面即不能维持营业。此类多为工业性质，受产品销售和原料供应地带的制约，不得不如此。

第四种类型：留在本城复业的，都是小店或手工业“工夫铺”。他们没有内地扎根的社会条件，资金少得可怜，只好困守孤城，在日伪的盘剥下苦度日月。

与孤零的本城工商业户形成强烈对照的，则是多家日本洋行的出现，如三井、杉原、拓南等。甚至连“摄影院”和“料理店”也有日籍人在经营，一些在日本洋行孕育下的各种商业“组合”也相继产生，充当日本洋行经济掠夺的“先锋”。

• 潮州城沦陷忆事 •

综合整个沦陷期间，日本洋行和各种商业“组合”其掠夺可谓“无孔不入，”较主要的有以下三种：

在军事占领下的无偿拆收。

1940年对潮汕铁路进行拆毁，从汕头一端往北拆，潮州一端往南拆，于彩塘接合，全线被拆光（汕头至庵埠的铁轨，原为国民党政府所拆，埋在田里，也被劫去），铁路改为公路行车。此项掠夺钢材，就是由日本洋行出面雇工拆毁的。

本城昌明电灯公司的全套发电机器设备也被拆去。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加紧搜刮，连街头上的红铜大电线也拆去。

以买卖为手段搞不等价交易。

此项掠夺手段具有普遍、长期和无形等特点。本城被占领数月后，日货（包括从其他地方掠夺的）开始到来。主要是暹米、棉纱、布匹、煤油、香烟、海产品等。这些物资须用日本军用票才能购买。这是为了维持军用票的价值，以使用军用票购当地物资，在买进卖出中搞不等价交换。

收购战争急需的军用物资。

为了取得国统区的钨矿、锡矿等物资，日本洋行与走私集团有默契。他们煞有介事地审查申请配给的物资，给予购买。实际多为走私集团用化名户申请，然后偷运出境，走私集团则利用手中物资，在归湖、松水一带收购钨矿、锡矿运进本城由日本洋行收购，由于两地物资的差价级大，走私集团有大量利润可得。这些走私集团都渗进日伪和国统区的势力，形成日、伪、顽的“联合集团”。这正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笔者在工商业界中浸了漫长岁月，对于不等价交换有较深刻的了解，但在当年还认识不到这一点）。

我们从上述三种情况中可以看到，日本侵略者对本城的经济掠夺与榨取是下足了功夫的。

四 潮州沦陷期间的商旅交通，是充满艰难困苦的。

本城被占领初期，四门不通，一切交通完全中断。稍后，伪政权成立，在日军指使下，命令本城商店复业、开市。在此背景下，日军对潮州城的封锁开始松动，先后开放了几条通路，但仍进行军事控制。在整个占领期间，这几条通路时开时闭，时紧时松，有时几条全开，有时此开彼闭，使出入城之人叫苦不迭。综合而言，当时潮州城出入交通路线有下列几条：

(一) 南门至云步，从南门出城，经几个岗哨，到春城楼沿护堤公路到云步，此为初期的第一条通路。本城人民要往东、西、北三面的，也只能南走十华里然后再转向目的地。例如，此时要到意溪镇，虽与县城仅一水之隔。却要从本城到南部的云步，渡韩江（西溪）至江东的西岸，经柚园村走向亭头村，再渡韩江（东溪）至田心乡的“大码头”，经田心乡、福塘、仙田、磷溪各乡村，第三次渡韩江（北溪）沿黄田山脚经黄金塘从东津乡尾抵意溪镇，全程约在七十华里左右，而道路艰难情状，更非市民所能言者。

(二) 开通打索上埔村哨口。出入者从南门沿护堤线至八角亭，越南堤至打索上埔哨口，过溪穿越沙洲村，渡韩江（东溪）抵涵井村。至此可各奔前程。往南经田心、仙河、吉水、

（急水）塔后等村，经龙门关抵隆都。向东经仙田、磷溪、铁铺可达澄海樟林一带。

(三) 放开桥东铺尾“乌点园”哨口，此地是抓人服劳役出名的地方，驻笔架山北侧虎头山的日军，每天都到哨口抓出城的人当民夫，从韩江边挑水上虎头山，挑足担数之后，始放人

出哨。被抓的人被殴打之事时有发生，由于此线经东津往河内乡通饶平坪溪乡，或经意溪上归湖葫芦市韩江上游，是较便捷之路，人们也只好冒被抓之险而经此道。

（四）放通北门堤顶哨口，渡江到意溪镇。因此线较慢放通，往来韩江上游的商旅大多改由此线出入。

（五）开通潮汕公路（即铁路原线），与汕头对开行驶汽车，乘客须经哨口检查，方可上车。汽车车厢狭窄，乘客对面而坐，两膝交插，就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得密不通风。路面崎岖（因铁轨拆后仅略为平整），每乘一次车便受一次罪。1943年后，此线还有受美机扫射的威胁。

（六）开放韩江下游至汕头的航运，有小火轮直达汕头市，本城乘客须经东关哨口检查后，方能登船。同时，有小木船开往泗溪或涵井村，同线往返走，此线也要冒美机扫射的危险。笔者有一亲戚，搭小火轮下汕头，船到江东衙美村江面，被美机扫射击中头部，当场死亡。同船死伤者还有数人。这个亲戚死后遗下一个年轻妻子和一个幼儿及八十多岁的祖母。其惨状，催人泪下。

此外，西门外景山一带，还设有哨口，是花园、凤山、后人家、凤眼、陈桥等村入城运粪肥的通道，与往来商旅无关，后来这个哨口为私运物资出境的走私者所利用，他们贿赂哨口军警，从这里走私往揭阳，包运者多为本城西门外有势力的人。

综合来说，这些交通线是本城居民在死亡线上的谋生之路，从仙田、磷溪、官塘一带运进地瓜；从浮洋、龙湖一带运进大米；从河内乡运进木柴，都是饥民的救命之物。一般来说对进城物资，日伪不予闻问；出城物资则须化整为零；成批量的则必须贿赂哨口的联防队；大批量的必须寻找密侦、警探为保护

线，其品种有棉纱、布匹、汽油、旧轮胎、香烟等物。

本城人民出入哨口须带良民证（初为布条，笔者1940年2月回城就是借邻居的布条入城的）供检查，要从外地回城避难的人，须先托城中亲朋代办“良民证”才能回家。到国统区的商旅，要在缓冲地带把“良民证”寄存于亲友之家。再到文祠石门村的潮安县商会或到归湖葫芦市的三荣商会（上荣文祠、中荣仙洋、下荣葫芦市）开“路条”（证明），方能到兴宁、梅县、大埔、上饶一带。在国统区兴宁、梅县一带要回城的，则须把居留地所发的“义民证”寄存于缓冲区，取回“良民证”方可进城。人们不禁有“朝秦暮楚”之叹！

韩江为日伪军“腰斩”之后，到1941年，韩江上游的货流，被国统区的工商业界所接通，采用水陆联运方式，活跃国货流通。其渠道有三条，一、韩江上游的货物，水运到大埔县的高坡，由此中转，用人力肩挑经三饶下黄冈。二，从韩江水运至丰顺县的隘隍，由此中转用人力肩挑至汤坑，由此集散。三、从韩江水运于归湖葫芦市，由此中转，用人力肩挑至河内的东乡，再转往澄海一带，第三条渠道的货物，多为本城商业资本所经营。来货多为大米、土纸、白纸、土碗、槁沫、桐油等，回程货物多为盐、糖、咸菜、菜脯、咸鱼等（笔者在1942年5月至7月间，住于归湖葫芦市，是这条渠道的人流之一）。

整个沦陷期间，在道路艰困和日、伪、顽横行中挣扎的商旅，真不知有多少人死于途中。

五 潮州城在沦陷前，居民和闽西、兴宁、梅县一带常住人口约十万人左右，至国民党军队于民国34年（1945年）9月15日（农历乙酉年八月初十）进城，国土重光时，全城只剩下

1万多人口。6年多的离乱，人口的死亡与流失，十去其八，老百姓灾难之深重，于兹可见。

在沦陷区里生活的人，首先尝到的是人格受辱，本城沦陷初期，日寇于马路上设置岗哨。在南门、东门、西门、西马路、义安路、太平路、同仁医院门口、定安里（现湘桥区人大机关北侧）、中山路等处，都有日军岗哨。行人经过须面向岗哨者立正并鞠躬，若稍形草率或匆忙而过，轻则一耳光，重则数枪托。遇到凶残的日军，还要把人背起，向上一抡，越肩而过，从高处向地面猛力一摔，叫做“老虎背猪”。至于出入城过岗哨，被搜身是必然之事，而妇女所遭受之凌辱，尤为难堪。此等马路岗哨，至1940年后始行消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出入城的岗哨才为伪警察（含女警察）或伪联防队所代替，过往之人除财物上遭到一些损失外，人格受辱或人身受损之事，始有所缓解。

潮州城人民在沦陷前经济生活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韩江和潮汕铁路是潮州城工商业的两条经济大动脉，经营闽西各县（大河）、兴、梅地区各县（小河）、潮汕各县生意的商行、厂、店、涉及到土纸、土碗、苏广百货、绸布、粮食、油豆、糖、烟、柴炭、竹器、铜铁器、衣棉、鞋帽等30左右个行业，这些行业的经营者和员工的利润与工资，都由此而来。

（二）潮州城的手工业素称发达。其产品门类之广，品种之多，器物之精，质量之良，能工巧匠之众，均居潮汕各县之首，每年大宗手工业产品的营销，是这些行业中人的衣食之源。

（三）抽纱女工的工值收入，据抽纱行业的资料记载，在本